

马尔克斯这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诞生 50 多年后终于要被搬上荧屏了

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天才的出现， 足可以交付《百年孤独》的改编权

本报记者 陈熙涵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

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完《百年孤独》，但对这个经典的开头一定记忆犹新。中国的中生代作家诸如莫言、贾平凹他们，写作的初期多多少少受过马尔克斯的影响，莫言就直言自己曾经模仿这个开头写过小说。

作者笔下到处充满了奇异色彩的“马孔多”要是到了电视剧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不，在马尔克斯诞辰 92 周年时，奈飞(Netflix)日前宣布，准备将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百年孤独》改编成电视剧，并将用西班牙语来讲述这个故事。

改编成剧集的消息一出，全世界书迷立刻炸了锅。毕竟这部大部头作品在问世 50 多年后终于要以影视剧的形式呈现了，而关于剧集如何改编以及演员、制作阵容的讨论则成了话题焦点。据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儿子将出任该项目的制片人，坐镇把这部最不可能被改编成影视的经典著作搬上荧屏。

马尔克斯生前坚持不将《百年孤独》搬上银幕或者荧屏，是其文学生涯的不解之谜

《百年孤独》至今在全球已印发超过 5000 万册，46 种译本，几乎成了“拉丁美洲”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代名词。马尔克斯生前坚持不将《百年孤独》搬上银幕或者荧屏是其文学生涯的不解之谜。熟悉他的读者都知道，他曾拒绝过包括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罗伯特·雷德福这样的影视界大拿，也拒绝了墨西哥裔著名电影演员安东尼奥·奎森纳拉的百万美元支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坚持？即使他那两部篇幅和技巧不在《百年孤独》之下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都改编成了电影，但马尔克斯对《百年孤独》却始终不松口，这让这件几成定论的事在奈飞拿下改编权后顿时炸了。全世界的书迷在津津乐道的同时又惴惴不安：不少人感叹着“真的是有生之年”，但更多的人表达

他深信不疑：对美洲没有深厚感情的人，不可能拍得好《百年孤独》

马尔克斯在生前唯一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记载了《百年孤独》在他心中的位置。这是作家对自己童年记忆和家族历史的一次打捞和梳理。马尔克斯 20 岁其实就已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但因当时年纪小、世界观尚不成熟，他写了两章就写不下去了。这一放就是 20 年，直到他侨居墨西哥，并已两次游历欧洲后，文学积累和人生经历让他有了再次面对素材重新出发的能力。

这一次，他奋笔疾书，持续不断，18 个月后《百年孤独》的初稿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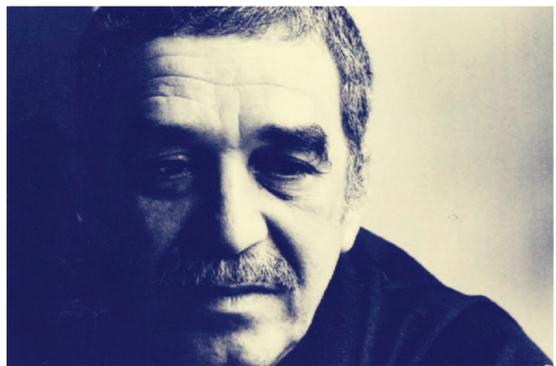
在书里，马尔克斯将自己的外公书写成奥雷里亚诺上校，把外婆书写成布恩迪亚家族的支柱乌苏拉，而他整个童年度过地方，位于哥伦比亚毗邻加勒比海的沼泽小镇阿拉卡塔卡，成了大家熟知的“马孔多”。

《百年孤独》中出现的人物之多、人物关系之复杂，曾给世界各国读者造成巨大的阅读障碍。高晓松就曾提到，自己小时候读《百年孤独》时，还专门做了一张表，标记

他对好莱坞的商业片无感，认为《百年孤独》应该用更高级的艺术和更宏大的视野去拍摄和制作

还有种说法，马尔克斯曾在某个场合表示，他的好友、日本名导演黑泽明是唯一能执导此片的导演。实际上，他只跟曾到他开办的电影学校讲课的黑泽明表示过《族长的秋天》可以让他改编，而他内心最觉得合适的导演，其实是路易斯·布努埃尔，这是他的文学经纪人后来讲出来的。

马尔克斯的儿子罗德里格说，自己从八岁起就一直听到关于是否出售《百年孤独》改编权的讨论。事实上，马尔克斯开办电影学校，不能说与之完全无关。据青年电影导演兰波透露，马尔克斯曾在古巴建电影学



了对改编的质疑，因为这部小说拥有巨大的时空纵深、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宛如迷宫一般的非线性叙事，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把它变成一个剧作本身就是“足以让编剧愁白头”的事。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这恐怕是“史上最高难度改编”“史上最复杂人物关系剧目”，除了 Netflix 恐怕没人敢拍。

除了讨论改编难度大之外，书迷们也很好奇那些经典的角色将由谁来演。比如，那个美丽的俏姑娘雷梅苔丝会由哪位演员来诠释呢？野性十足的丽贝卡一角最终会定格在哪个演员身上？虽然目前对于演员的选择，Netflix 方面没有透露一丝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选角无疑是一场工程量十分巨大的工作，而最终成功演绎剧中角色的演员，或许会成为人们心中关于《百年孤独》经典角色的认知。

了书中的人物关系。高晓松一度感到疑惑，马尔克斯为什么要写几百个人物？况且《百年孤独》中许多人的名字是差不多，比如奥雷里亚诺二世、奥雷里亚诺三世……等他年纪大了后，有一天他重读了该书，忽然有点明白了马尔克斯的用意：“也许，作者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描述这是一个多少年来没有变化的小镇，一切仿佛都一成不变，但是在岁月变迁中，大家的生活如何变得支离破碎……”

可以这么说，《百年孤独》并不仅仅属于马尔克斯，也属于他的父母，属于他的外公外婆，属于漂泊在大沼泽区的整个家族，属于整个哥伦比亚，而所有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通过他所理解的世界、过去的他，也通过他身为 20 世纪拉丁美洲人所体会到的一切，化为数千万美洲人民不可言说的隐痛。从这个角度说，马尔克斯一定不会轻易把改编权授予英语世界的某些名导，因为他深信不疑，对美洲没有深厚感情的人，是不可能拍得好《百年孤独》的。

校、拉丁美洲电影基金会及哈瓦那电影节，他的用意不言而喻：在天才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还没来得及着手改编《百年孤独》就逝世的情况下，马尔克斯决心寻找属于拉美人民的“天才”继承人，从而将《百年孤独》交到其手里。

然而，马尔克斯的美好期待始终未能实现，拉丁美洲的电影业由于经济等问题一直裹足不前，该地区电影业最发达的墨西哥，这两年所培育的优秀人才，比如有着“墨西哥三杰”之称的亚历山德罗·冈萨雷斯·吉尔莫·德尔·托罗、阿方索·卡隆也都被好莱坞所吸引，《阿丽塔：战斗天使》的导演罗伯特·罗德里格兹是另一佐例。由于马尔克斯本人对好莱坞的商业片套路是无感的，他认为《百年孤独》应该用更高级的艺术和更宏大的视野去拍摄和制作，所以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百年孤独》的改编权，在他活着的时候，是踏平门槛也没得商量的事。

银幕上的马尔克斯代表作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写于 1961 年

是马尔克斯的第二部作品，作品写一位 70 多岁的老上校盼望养老金而不得的复杂心情及因此而生的窘迫生活。

该故事的灵感来自于作家对其外祖父等待千日战争抚恤的回忆，相比作家的其他作品，它显得过于“简单”，但也蕴含着深刻的内涵。同名电影《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 2000 年上映。

《恶时辰》，写于 196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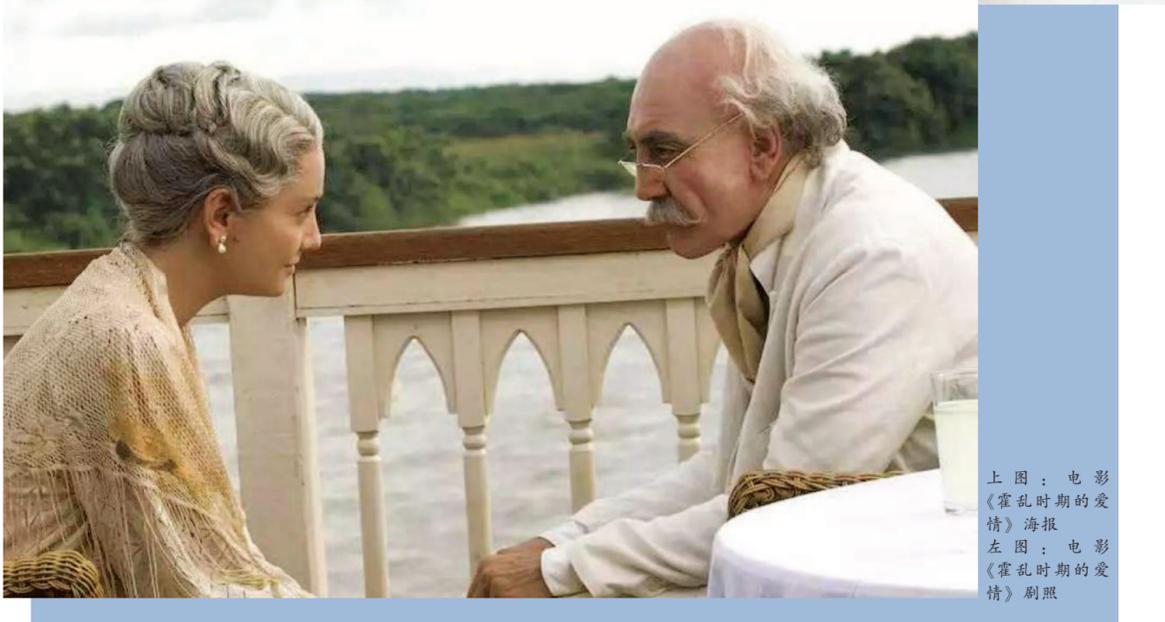
马尔克斯成名作，评论界将这部直接取材于拉美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视为《百年孤独》前的“演练”。在这次“演练”中，马尔克斯的大师气质“初显身手”。同名电影《恶时辰》2004 年上映。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写于 1981 年

继《百年孤独》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作品通过描写一位小镇青年在镇上所有人都知晓有人要杀死他而他却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残忍杀害的故事。

1987 年，小说被意大利导演弗朗西斯科·罗西改编为电影《预知死亡纪事》并获得第 40 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

1990 年，中国导演李少红、萧子将其改编成电影《血色清晨》。



上图：电影《霍乱时期的爱情》海报
左图：电影《霍乱时期的爱情》剧照

延伸阅读

《霍乱时期的爱情》 也许被人们严重低估了

帕帕拉佐

随着《百年孤独》改编权的售出，马尔克斯另外一部不朽的名著《霍乱时期的爱情》重又得到了关注。不同的是，它早早地由马尔克斯本人授出版权，并于 2007 年 11 月，由奥斯卡最佳编剧得主罗纳德·海伍德(电影《钢琴师》的编剧)着手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马尔克斯是在拿到诺贝尔奖的三年后，出版了《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三年里，他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和一些得了诺贝尔奖后便不再写出杰作的作家们不同，这一次，杰出的才华依然持续扩展了马尔克斯的声誉。这几年来有一个声音渐强，文学界和评论界开始有人指出，《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一部被低估了的杰作。

有评论认为，这是最能体现马尔克斯“化腐朽为神奇”的一部作品。在青年作家任晓雯看来，《霍乱时期的爱情》被很多人低估了。“马尔克斯摒弃了‘魔幻’，回到现实主义去讲述爱情，要以一种经典文学的姿态，写一个真正的且仅仅是爱情的故事，是难的。要知道近的东西比远的东西难写，现实主义比现代主义难写。从《百年孤独》到《霍乱时期的爱情》绝不是倒退。想一种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表达爱情的方式，远比写一个最美的女人裹

着毯子飞到天上去，需要更多的想象力。”

毫无疑问，马尔克斯为“拉美文学爆炸”提供了巨大能量，作家本人也因此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旗手；但马尔克斯决没有囿于“魔幻”，《霍乱时期的爱情》及此前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等都摒弃了“魔幻”。升天的俏姑娘没有了，穿过门厅和走廊一直流到母亲身边的鲜血没有了，神话般的现实隐退了，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化的现实。这正显示了马尔克斯的大师风范。该片导演迈克·纽维尔这样描述这部爱情传奇：“这个故事丰富的线索就像海洋，它讲述了人类由年轻至老去的全部真理，我从书中可以看到我的父母、我的青春、我自己的一生和我所有的朋友……”

由于它独特的地位与影响，影片的出炉同样是一次漫长的旅程。制片人和导演与马尔克斯展开了拉锯战般艰苦的谈判。“我们一直在坚持奋斗，我不能接受任何一个有‘no’的答案，除非是‘no problem’。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收到的回应全都是拒绝，毫无希望……之后终于有一天，我们从马尔克斯那里得到了一个词——‘也许’。那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那天开始，我终于看到了一丝光亮。接下

来我们又花了一年时间，来让作者相信我们对这本书的忠诚，我们将会毫无折衷地遵循原著的本来面目，我们要制作一部伟大的电影。”事实上，执行制片人斯坦多夫共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来争取《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改编权，他甚至还写信给马尔克斯，声称自己会像书中的阿里萨，五十年也不会放弃。

当《钢琴师》的编剧罗纳德·海伍德初稿成型之后，斯坦多夫和他一起登门拜访了马尔克斯，以确保电影能够真正反映小说的灵魂。而结果却相当出人意料，马尔克斯对剧本初稿只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太过于忠实原著的体系，“如果要拍电影的话，你们需要从书中走出来。我想你们不是第一次听说‘改编’这个词。”斯坦多夫回忆道：“他(马尔克斯)真的非常幽默，我们面面相觑，然后开始大笑。”接下来关键的一步，斯坦多夫为电影找到了最理想的导演，刚刚完成《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迈克·纽维尔。纽维尔之前的电影，例如《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同样是贯穿非传统的浪漫风格。最终，纽维尔在影片中精彩地再现了这个故事的核心，它探索了爱情的所有可能——不仅仅通过主人公的双眼，还通过他们的父亲、母亲和朋友们的内心。